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九转箫箫

东方玉
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九转箫

东方玉题



九转箫

东方玉 著

上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九转箫简介

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；落花水面皆文章。”这对联是大江南北，武林两道都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的苏州薛神医门前特有的标志，他不仅因医道卓著而恩泽大地，同时也因此而招致武林中人的谋算和仇杀。

本无宁静可言的江湖忽又发生令人震惊的怪事。衡山派掌门人南灵道长、武当派掌门人师弟玉真子，少林罗汉堂住持大通大师乃系贼人装扮混入各大门派。少林俗家掌门人胜镇山，，武当名宿流云剑季廷芳，尹山入云龙常维仁，最近也突然失踪……。”而知情者却是薛神医的养子薛少华。他年青气盛，血气方刚。大有追究到底，昭著于天下之意。

几十年不曾涉足江湖的武林高手纷纷现身，为天下闻所未闻的“两门一帮”所任用，一时腥风血雨，遍洒江湖。薛神医全家，乃至失踪十余年的爱女都一并卷入这场正与邪的大搏杀。

武林制造的这一悲剧将带给薛神医一家什么呢？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千里求医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有恃无恐 | (34) |
| 第 三 章 | 身世成谜 | (65) |
| 第 四 章 | 神秘帮会 | (96) |
| 第 五 章 | 莫测高深 | (126) |
| 第 六 章 | 屠夫成速 | (155) |
| 第 七 章 | 一老释疑 | (185) |
| 第 八 章 | 改头换面 | (216) |
| 第 九 章 | 水上璇宫 | (248) |
| 第 十 章 | 急转直下 | (277) |
| 第十一章 | 百花谷 | (305) |
| 第十二章 | 紫微坛主 | (332) |
| 第十三章 | 浴血苦战 | (363) |

第一章 千里求医

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”

这是老句子，但薛神医似乎对它特别欣赏。

每年到了换春联的时候，他必饱濡浓墨，亲自挥毫，在梅红洒金笺上，写了这两句诗，张贴在大门之上。薛神医就是住在木渎镇上，门前有小溪，有绿树。

春天来了，枝头鸟鸣，小溪花落，刚好切合这两句诗聊。久而久之，这两句话就成了薛神医特有的标志。

他门口既没挂上“薛氏医庐”的招牌，但人们只要看到梅红洒金笺上龙飞凤舞的对子，就知道这是薛氏医庐。

薛神医不但是苏州有名的神医，就是大江南北，提起苏州薛神医，也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尤其在江湖上，薛神医的名头更响，黑白两道，无论重伤垂危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找上薛神医，无不妙手回春，一剂而愈。

这是一个春天的晚上，夜幕低垂，春寒料峭。薛氏医庐的东厢，是一间颇为宽敞的书室，临窗一张书案上，点燃着一支红烛，光影摇曳，结了一段很长的灯花。案右紫檀靠椅上，端坐一个面貌清癯的青袍老人，手执书卷，正在安详地阅读古籍。这是薛神医的习惯，他每天晚餐之后，都要在书室里看上一会书，才回房就寝。蓦然，窗前起了一阵微风，烛火跟着微微一沉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薛神医面前，已经多了个高大的人影！这人身穿蓝布短褂，下着灰色套裤，腰结草绳，足登草鞋，看去年约五旬开外，浓眉紫脸，鬓发如戟，双目如炬，相貌威猛。

手上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孩童，右掌紧抵在孩童后心，看情形是生了急病，求医来的。这人来得好不兀突？

薛神医却是神色不变，目光微抬，心中暗暗一惊，想道：“此人身法奇快，当非寻常之辈！”

放下书卷，刚从椅上站起。

那蓝褂老者已经先开口了，只听他说道：“老朽有急事相求，来得冒昧，还望先生恕罪。”

他手上抱了个人，不能拱手作揖，说话之间，连连躬腰。

薛神医慌忙地拱手还礼，说道：“兄弟薛道陵，尊驾半夜而来，可是令郎得了急症，要兄弟效劳么？”

蓝褂老者低头看看怀中孩童，答道：“这是老朽故人之子，身受重伤，当今之世，除了先生，已是无人能治，老朽才不远千里赶来苏州，务请先生救救这个孩子。”

薛神医目光打量了蓝褂老者一眼，拱手笑道：“光看尊驾来时身法，自是武林高人，兄弟先想请教大号如何称呼？”

蓝褂老者道：“先生过誉，浪迹江湖之人，贱名不提也罢。”

薛神医点了点头，才又接道：“尊驾既然不愿说，兄弟自是不敢相强，只是兄弟替武林中人看病，照例……”

蓝褂老者没等薛神医说完，笑道：“老朽慕名而来，自然听人说过先生替武林同道治病的规矩，只要先生能把这孩子医好，别说一招，就是再加上几招，老朽也无不遵命。”

薛神医清癯脸上微微一笑道：“尊驾可否先说说愿意留下那一招绝技？”

蓝褂老者自然听得出薛神医的口气，自己不肯吐露身份，他怕医好了病，自己随便说出一招普通武功，应付于他，不觉大笑一声，双目精光暴射，正容道：“先生把老朽看作何等样人，但教此子脱离危境，老朽岂敢秘技自珍，留下的招法，纵不能说傲视

江湖，也定教先生满意就是了。”

薛神医也爽朗的笑道：“尊驾说的，自然可信，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你请坐下来，让兄弟替此子切切脉看。”

蓝褂老者依言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薛神医走前两步，伸出手去，握着孩子脉腕，搭了搭脉。

只觉这小孩六脉俱沉，但体内真气鼓荡，源源不绝，这分明是蓝褂老者一直以本身内力，输入孩子体内，藉以延续他的生命。

不觉微微皱了下眉，回身取过一个磁瓶，倾出一粒绿豆大的药丸，纳入孩子口中，一面说道：“尊驾可以放开手了。”

蓝褂老者迟疑了下道：“这孩子伤势沉重，多日来只要老朽放开手掌，立有呼吸断绝之虑。”

薛神医道：“不错，此子全仗尊驾内力，替他续命，方才兄弟喂他服下一粒护心丹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可保无虑，尊驾放手之后，兄弟才能诊查病源。”

蓝褂老者果然放开右掌，薛神医移了把椅子，在蓝褂老者对面坐下，一手搭着孩子脉门，缓缓阖上眼皮，一声不作的切起脉来。

过一盏茶光景，他脸上露出惊诧之色，抬眼道：“此子似是伤在一种极为古怪的阴柔掌力之下！”

蓝褂老者道：“先生说得极是！”

薛神医又道：“而且此种掌力，并非直接命中，好像只是从另外一人身上透过，殃及了此子？”

蓝褂老者身子一震，双目圆睁，神情显得甚是激动，点头道：“先生神目如电，说得一点不错，中掌的是他母亲，那时就抱着此子……”

他似乎言有未尽，但并没再说下去。”

薛神医也不再多说，再搭孩子右手脉搏，但两道眉峰，却渐渐紧蹙了起来。又过了盏茶时光，才行放手，只是沉吟不语，好像在考虑着什么。

蓝褂老者看得心头大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此子还有救么？”

薛神医微微摇头道：“十天之前，也许有救……”

蓝褂老者喃喃的道：“十天之前……唉，十天之前，老朽还在数千里外……”

他双目乍睁，神情急迫问道：“听先生口气，此子已是无药可救了？”

薛神医起身拱手道：“尊驾最好另请高明。”

这话无异判了这孩子的死刑！”

蓝褂老者在这刹那之间，已是目蕴泪光，望着薛神医道：“可怜老朽故人，双双遇难，只遗下此子一人，先生仁术济世，务望救救这个孩子，老朽感戴不尽。”

薛神医只是摇头，口中说道：“难，难，此子六脉俱沉，若非尊驾以无上神功，替他延续残喘，只怕早已死去多日了！”

蓝褂老者目光一闪，不信的道：“此子即能假老朽内力，维持不死，足见生机未绝，先生……”

薛神医摇头道：“兄弟难以为力。”

薛褂老者顿一顿道：“先生只要救治此子，不论多少报酬，但凭吩咐。”

薛神医依然摇头道：“兄弟实在无能为力，尊驾还是及早另请高明，只要不延误的话，也许尚有一线生机。”

这自然是推托之词，但蓝褂老者是何等样人？薛神医口中始终没有直截了当的说出此子无救，心头不禁一动，暗想：“从他口气听来，可能是治疗费事，他不愿自找麻烦。”

这就站起身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孩子已是无望了？”

薛神医道：“那也不然，如果遇上比兄弟医道高明之士，也许有救。”

蓝褂老者心头证实，不禁狂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天下除了薛神医，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欺世盗名的人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俯首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为伯父的远从数千里外，日夜趲程，把你送来，指望薛神医能够挽救你一条小命，那知传言误人，反而耽误了你的伤势，遇上的又是庸医，看来你是死定了……”

薛神医被他当面骂成欺世盗名的庸医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丝毫不以为忤，拱手道：“兄弟自惭无能，实在抱歉得很，尊驾好走，恕兄弟不送。”

蓝褂老者心中暗中嘿然一笑，霍地又从腰间抽出一柄黝黑铁箫，双目精光电射，凛然喝道：“薛道陵……”

薛神医后退了一步，苦笑道：“尊驾就是打死兄弟，也是无能为力。”

蓝褂老者沉喝道：“你看清了！”

铁箫一横，猛然向外推来！

薛神医自幼好武，他仗着精通医道，与武林中人治病，订下规矩，就是传他一招武学。

他本身武功，原也不弱，再加上东学一招，西学一招，数十年下来，胸中武学之博，可说积诸家之长。

此时眼看蓝褂老者横箫推来，潜风逼人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慌忙侧身闪开，冷笑道：“兄弟已经一再声明，实在力有未逮，尊驾不觉逼人太甚么？”

口中说着，两道目光却紧紧盯在蓝褂老者铁箫之上。奇怪的对方来势极缓，并没进逼，好像只是摆了个式样一般。但仅仅这横箫一推之势，看去简单，其实蕴藏了许多变化，竟然已把自己

左、右、前三方，一起封死，连想下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他胸中武学虽博，却是没有一招，可以化解得开，一时不觉看的一呆！

蓝褂老者傲然一笑，收住箫势，虎地跨上一步，走近书案，手中铁箫朝案上一放。

薛神医不明对方心意，脚下不自禁的又后退了一步，他这一退，已经退到了书案横头。

蓝褂老者从容取过案上羊毫，回头朝薛神医嘿然笑道：“薛道陵，老朽要向你请教一个字，不知你识不识？”

他这时忽然问起字来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。

薛神医看他举动，早就心头狐疑，只是猜不出其中藏有什么古怪？是以只是远远的望着蓝褂老者，双臂蓄势，暗自戒备，并没作答。

蓝褂老者口中干嘿一声，理也没有理他，回过头去，正待提笔朝方笺上写去。只听有人在书房门外叫了声：“爸爸……”

那是一个身穿紫红缎袄的小女孩，头上梳着两个丫髻，张开双手，随着喊声，从侧门中奔入。敢情她才学会走路，连脚步都还跨不稳，这一冲，差不多就奔到蓝褂老者身后不远！

薛神医乍见自己唯一的掌珠，会在这时候奔将进来，不由心头一急，慌忙迎了过去，口中叫道：“珠珠，快回去！”

蓝褂老者提笔的右手，轻轻一抬，回头哼道：“这是你女儿？很好！”

薛神医朝前迎去的身子刚跨得一步，陡觉蓝褂老者右手一抬之际，便有一股无形潜力，直逼而来。

自己和珠珠就差了这么几步，竟然再也冲不过去。不，反而逼得自己朝后连退。

小女孩一路奔出，忽然瞧到爸爸的书房中，多了一个身形高大的陌生人，畏怯地停下来，眨着乌亮眼睛，叫道：“爸爸……去

睡了。”

薛神医被蓝褂老者随手一抬，就震退了两步，不由怒目瞪了蓝褂老者一眼，沉喝道：“你……”

他原要说：“你待怎的？”

但只说了一个“你”字，就急急挥手道：“珠珠，你快进去！”

但是已经迟了，蓝褂老者一个转身，很快就把珠珠抱了起来！

小女孩又惊又怕，挣扎着急叫道：“我不要你抱，我不要……”

薛神医心头猛震，双目尽赤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还不放下我女儿？”

双掌一错，正待朝蓝褂老者扑去！

蓝褂老者口中咯咯一笑，突然转过身来，眼中射出两道凌厉森沉的冷电，盯着薛神医厉喝道：“薛道陵……”

光是他两道锐利如剑眼，已瞧得薛神医背脊发麻，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。

何况自己爱女，已落在对方手中，心头急怒交迸，颤声道：“你快放下我女儿，我……我答应替你医治就是了。”

蓝褂老者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说无能为力么？”

薛神医额角上已经绽出黄豆般汗珠，嗫嚅说道：“兄弟实因此子伤在奇特阴功之下，最少也须一年时光的悉心治疗，才能痊愈好，兄弟……那有这末多的时间，照顾于他？”

蓝褂老者冷冷的道：“现在有了？”

薛神医不敢和他目光相对，俯首道：“尊驾放开小女，兄弟既已答应，自当悉心替他治疗。”

蓝褂老者狂笑一声，把手上男孩，放到书案之上，抬目道：“老夫已经传你一式箫招，不欠人情，一年之后，老夫在洛阳天津

桥畔等你！”

语声才落，人影一晃，便已走得无影无踪。

薛神医眼看他抱走自己女儿，这一急，当真非同小可，大喝一声：“你留下我女儿，我已经答应你了”人随声起，跟踪穿窗而出！

这原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但等他追出，举目四顾，茫茫夜色之中，那里还有蓝褂老者的影子？

心头惶急之下，一口气追出木渎镇。但这有什么用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，凭他的武功，决难追得上人家。

废然回到屋中，书案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孩，和一支黝黑铁箫。他方才虽然目观蓝褂老者从腰间抽出铁箫，还使了一招箫法，但并没看清他的铁箫。

此刻站在案前，距离近了，目光和铁箫乍接，蓦然想起一个人来，心头不禁又是一震。

自己看到铁箫，早该想到是他了——江湖上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黑煞游龙桑九！

心中想着，陡见方笺上留着一个浓墨淋漓的狂草“九”字。

薛神医目光一直，口中不由惊啊出声，难怪他方才会说要请教自己一个字，这是十年来，自己心头一直耿耿难忘的一个字。十年前，那位救命恩公，不是也留了这么一个“九”字么？他宛如云里神龙一般，自己始终不知道那是什么人？

他心头升起一阵愧怍，仰天喃喃道：“恩公，你为什么不肯和我明说？”

□ □ □
一弯新月，斜挂天上，不知什么人把它比做蛾眉，如果是蛾眉的话，那该是美人含怒的时候了！你瞧，她弯弯的眉儿，不是倒竖着么？连亮晶晶的星目，都在一闪一闪，发着娇嗔！

夜色朦胧，山影迷离，这里是以梅花驰名全国的邓尉山下，骚人墨客们探梅最好的处所！

目前已是二月出头，数千株梅花，都已长了嫩叶。该不是探梅的时候了，但此刻却有一个高大的人影，踏月而来！

那是身穿蓝布大褂的老者，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已经睡熟了的小女孩，步履轻逸，走得极快。当他走近山麓，脚下不期缓了下来，他，正是刚从薛氏医庐出来的黑煞游龙桑九！

经过此地，不期使他想起十年前的往事。那也是一个星月朦胧的黑夜，自己偶而经过此地，发现江湖上凶狠出名的龙门五怪，向薛神医寻仇。结仇的原因，是薛神医救治了一个身负重伤的人，那人正是龙门五怪的仇家，因而迁怒到薛神医身上。

薛神医虽武功不弱，但哪是龙门五怪的对手？就在他危急之时，自己突然出现，龙门五怪都负了伤，但他们凶心未戢，居然要自己留个万儿。自己走了，印在沙地上，留下一个“九”字，这是要他们估量，要向自己寻仇，够不够格……

他饱经风霜的紫膛脸上，不期绽出一丝微笑，口中低低的道：“薛道陵此刻该知道老夫是谁了！”

回去吧，天津桥上草莽客，奔波了数千里，也可以歇息了。明年今日，薛道陵自会到天津桥边找自己去去的。

从明年起，自己当以十年时间，全心全力去扶养那个孩子，他是范老弟夫妇唯一的骨血……假使没有范老弟夫妇，江湖上早就没有黑煞游龙了……

他思潮起伏，正待举步。

突然听到一个女子声音，在身后叫道：“喂！前面可是桑老爷子？等一等呀！”

这语声娇滴滴地又脆又甜，但在这静寂的黑夜里，尤其是在这无人的荒郊中，骤然听来，却能令人毛孔悚然！

黑煞游龙心头蓦然一震，这会是谁？她居然一口叫得出自己！

黑煞游龙桑九，精擅易容之术，三十年来，名震江湖黑白两道，谁也没有见过他本来面目，不然，也不会叫他“黑煞游龙”了。“游龙”，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，而且也正好包含了他的飘忽无定的游踪。

如今，居然有人叫他“桑老爷子”，这叫他如何不惊？

扭头望去，凄迷的夜色中，数丈外正有一条人影，袅袅行来，那是一个纤弱而苗条的女子。

以黑煞游龙的耳目，一二十丈之内，别说是人了，就是飞花落叶，都可以清晰入耳；但这苗条人影到了自己身后数丈，还一无所觉。不是她出声呼唤，还不知道身后多了一个人呢！

黑煞游龙桑九霍然转身，黑夜之中，一双炯炯双目，暴射出慑人光芒。就在他转过身去的同时，一阵香风扑面而来，远在数丈外的人影，忽然到了面前！现在看清楚了，俏生生站在面前的，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宫装女郎。长发披肩，长裙曳地，望去宛如一朵流动的彩云，她弯弯的眉毛，正如一钩新月。她亮晶晶的眸子，正如天上的星星。她吹弹得破的粉脸，妖艳如花，含着妩媚的微笑；但笑意后面，似乎还隐藏了什么，使人无法猜测她的心意！

黑煞游龙微微一怔，心头不期起了一丝警惕。

从宫装女郎的身法看来，她已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，但自己闯荡了几十年江湖，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。

尤其是她一身宫装，别说江湖上没有，就是民间，也决无如此装束！一时之间，真可把威名赫赫，见多识广的老江湖黑煞游龙，大感莫测高深。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姑娘可是叫我？”

宫装女郎嫣然笑道：“这里除了桑老爷子，还有人吗？”

黑煞游龙道：“姑娘认识老朽？”

官装女郎娇笑道：“唷，大名鼎鼎的桑老爷子，天下谁不知道？”

黑煞游龙道：“姑娘大非凡俗，请恕老朽眼拙，不知你姑娘是谁？”

官装女郎眉眼盈盈的瞟了他一眼，低笑道：“桑老爷子既然不知道，那就不用问了！”

黑煞游龙道：“老朽原也不敢动问，姑娘叫住老朽，必有见教，老朽就不得不问。”

官装女郎眨眨眼睛，嗤的笑道：“桑老爷子倒挺会说话！”

黑煞游龙测不透对方来历，更测不透对方来意，不由瞪着双目，问道：“姑娘来意如何，老朽洗耳恭听。”

官装女郎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，问道：“桑老爷子可是从春香谷来的么？”

黑煞游龙听到“春香谷”三字，身躯陡然一震，春香谷就是范老弟夫妇隐居之地，那是一处极为隐秘的山谷，除了范老弟夫妇，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。

她……心念一动，不觉目注对方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老朽正是从春香谷来的，姑娘如何……”

官装女郎没待他说完，突然冷笑道：“什么春香谷，臭贱婢，我偏要叫它春臭谷，春臭谷！”

黑煞游龙和她目光一对，心头不觉一震，她这种怨毒、狠毒、恶毒的目光，只要被她瞧上一眼，就会毒得死人！

他自然听得出她口中的“贱婢”，是指范弟媳而言。

春香谷，是范老弟夫妇俩发现的，因此用他们两人的名字，取了春香谷之名。

官装女郎把春香谷骂成春臭谷，显见她和范弟媳有隙。

范老弟夫妇无缘无故遭人毒手，他正感事出离奇，透着蹊跷，这位神秘女郎的突然出现，更使他疑窦丛生，不觉问道：“姑娘也认识范春华范老弟？”

宫装女郎听到范春华的名字，不由格的笑出声来，抬眼道：“自然认识，我就是回去收他的尸，才发现石壁上你留着的字：

‘十年重来，誓为故人湔雪血仇’

下面还有一个‘九’字，我想来想去，江湖上有这份豪气，这份口气的，大概只有你黑煞游龙桑九了！”

“回去收尸”，这四个字，耐人寻味！

黑煞游龙浓眉微掀，道：“姑娘是一路跟踪老朽来的了？”

宫装女郎娇声道：“是啊！我看到你替范春华做的坟墓，立的石碑，我心里很生气，你居然把臭贱人和他葬在一起，于是我动手把那臭贱人从坟墓里拖了出来，丢到山涧里去。同时，我又发现坟墓里没有小杂种的尸体，那当然并没有死，是你桑老爷子带出来了。所以才会留下十年报仇的话，我这就一路寻了下来。”

她说来还是那么娇柔，那么清脆；但每一句话，听到黑煞游龙耳中，简直有如铁锤撞心，一记重似一记。心头怒火，也一句重过一句。经验告诉他，此刻必须忍耐，因为自己需要明了内情。听到后来，忍不住瞋目张发，目皆欲裂，仰天狂笑道：“是你害死范老弟夫妇的了？”

宫装女郎一撇嘴，冷笑道：“什么夫妇，是那臭贱人勾引了范春华私奔……”

黑煞游龙蓦地逼前一步，激动的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要害死范老弟夫妇，你……说！”

宫装女郎春华似的脸上，忽然飞起异样的笑容，缓缓举起玉手，掠了掠长发，柔声道：“我说个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

黑煞游龙按捺着满腔激怒，心想：“她此时忽然要说故事，当